

只要“伯牙”还在弹 “子期”一定未走远

40万人次挤爆乡村戏台，短视频时代豫剧竟然“杀疯了”

文/片 记者 李苗 冯沛然
于芊文 济宁报道

六万人挤爆乡间戏台

4月14日，下午两点半，锣鼓敲响，大幕拉开。

戏台搭在梁山县王大井村南头的一片平坦开阔的空地上。最南头是一条水泥路，为这几天的演出暂时拦了起来。舞台两侧各挂着一块大幕布，同步播放台上演员的表演，让坐在侧面的观众也不会错过任何细节。

戏台下方，3000张塑料凳子一早就被坐满。来得晚的，自己提着小马扎，戴着草帽，往两侧和后排一坐，向前探着脑袋。看到精彩处，三三两两凑近耳朵，还要争论一番。

“黑压压的全是人，坐着的、站着的、蹲在路上的，一眼望不到头。”河南豫剧院青年团团长关效宇说，自己很多年没见过这阵势了。他知道很多山东人喜欢豫剧，但没想到来了这么多人，第一场甚至来了六万多人，“很震撼，也很兴奋，同时压力也很大。”

村里唱大戏的消息传得又快又远。

25岁的马到成专程从菏泽开车赶来，就是为了到现场看河南豫剧院青年团复排的《七品芝麻官》。“我看了很多版本，他们排得整体不错。”

他已听戏有22年——三岁起就趴在姥姥家庙会的戏台底下听着戏。“小时候听不懂，只懂调。现在基本上能唱一些、演一些。”马到成说，豫剧、吕剧、山东梆子、曲剧、越调他都听，“但我觉得豫剧受众最广、认可度最高。”

很多老人听得津津有味。一位大爷打着节拍，手在膝盖上一拍一合，目不转睛。在看到《七品芝麻官》里县官找不到座位一屁股坐在地上时，老人们更是笑出了声。

孔德顺专程拉着父母从六七十里外赶来。他的父亲孔令么听了40年豫剧，最爱听《穆桂英挂帅》。“来到现场看，人家表现得具体、更到位。动作、唱腔都比电视上带劲。下午一来，看到这么多人，心里就高兴。”孔令么说。

锣鼓一响，万人空巷。一场连唱了六天的豫剧大戏，在短视频时代竟场场爆满，观看总人次达到40万，最多的一场吸引了六万人。

这是近两天发生在山东济宁梁山县王大井村的一幕：一山东企业家为父庆寿，特意邀请河南豫剧院青年团进村连唱六天，这场火爆的演出，让人看到传统文化从不缺少观众，缺少的是真正贴近观众的舞台。

一群“戏比天大”的人

戏台上，河南豫剧院青年团演员李焕娜正在演《七品芝麻官》。袖子一甩，掌声和喝彩声立刻响起来。台下很多人不知道，这位身段、唱腔俱佳的演员，不仅是个“90后”，还是豫剧大师马金凤先生的亲传弟子。

下午五点半，下午场散戏。完成表演的李焕娜在后台对着镜子拆头饰、卸妆。“这个台口有十三场大戏，很多角色轮着演。上一秒可能还在演一百零七岁的老太太，下一秒就演一个打人的坏丫鬢，反差极大。”

李焕娜10岁开始学戏。“当时爸妈不太愿意，祖祖辈辈都是农民，没人干这个。”后来父母被她的热爱打动，同意她进入艺术学校。

上了戏校她才知道，唱戏需要练功——踢腿、下腰。“那时候扳腿疼得眼泪直掉，心想怎么这么苦。”但因为热爱，她咬牙坚持了下来。“很累的时候，看到戏迷观众一脸满足的笑容，就觉得很有价值。”

“我们每场戏都认真对待，无论在什么地方。”李焕娜一边拆着头套一边说，每一个细节、每一个妆容，都是一辈一辈老先生留下来的。

这种不易，在河南豫剧院青年团导演白雪峰50多年的从艺经历中更是家常便饭。他本是武生出身，后来随着年龄增长，对舞台艺术有了新的认知和追求，加上自身条件的变化，于2006年



梁山县王大井村的戏台前人山人海。

转型成为导演。

“以前没有导演，全是口传心授。现在有了导演，不仅要教戏、教唱，还要解读剧本、剧情、人物、音乐和声腔。”白雪峰感叹，戏曲演员要具备唱念做打、手眼身法步，形象好，嗓子好，还要能吃得了苦，耐得住寂寞。

回忆起学艺时光，白雪峰说：“我小时候练功要起五更，爬半夜，还会挨打，打出来的记忆变成肌肉记忆。”在他的字典里，“戏比天大”。“家里发生什么事，锣鼓一响，必须把戏演完。戏是我们的命，我们的根，我们的魂。”

谁说传统戏没市场

如今，河南豫剧院青年团有80多人，在职人员仅20多人，剩下都是聘用制。部分演员的基本工资有时甚至不到两千块钱，主要依靠出去演出补助维持收入。

那么，剧团能靠演出养活自己吗？关效宇给出了一个真实的答案。

“我们商演有时会有盈利情况。”他透露，去年，河南省豫剧院青年团共演出246场，其中商演140场，商演收入391万元。河南省豫剧一团共演出303场，其中商演181场，商演收入610.83万元。

随着大家越来越喜爱传统文化，买票进剧场看戏的意识增强，剧场卖票的收入基本上能覆盖成本。此外，剧团还有政府政策支持、创作资金等方面的保障。

不过，剧团的日子并非都那

么好过。

关效宇坦言，剧团演员数量较多，工资成本相应较高，加之创作、演出、道具损耗等均为刚性开支，排演新戏就可能面临赔钱的风险。“排《妇好》用了很长时间，大家不挣钱，每人到手工资不足2000元，全靠外出演出来补贴。”

作为省级院团，他们的目标是为民间豫剧团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。“不能光去抢农村市场，但现在不去也不行，要不大家就吃不上饭，散了。”关效宇说，通过基层演出抓住流量，再进剧场抓住青年观众，豫剧才会越来越好。

一路走来的经验，让关效宇意识到，他们要做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两方面都得到认可。“我刚毕业那几年，正赶上全国都在搞经济，大家没时间看传统戏，很多剧场改成了超市，很多人不再干这一行了。但近几年，国家政策等扶持力度明显加大，让我们重拾信心。”

河南是戏曲大省。民营剧团也经历起落，据有关部门此前统计，2020年前民营豫剧团有2000多个，从业者众多，号称“十万豫剧人”。受各种因素影响，2023年民营院团降至不足1000个。而如今，据不完全统计，河南省民营剧团、班社已回升至1466个。

如此起落，为什么能坚持到现在？

“因为喜欢。当鲜花和掌声送给演员的时候，这个时刻是金钱买不到的。”副团长吴素真坚定地说。

“伯牙”坚持，等来“子期”

“戏曲拼到最后，拼的是文化。”白雪峰感慨。

他认为，戏曲讲究虚实相生，不能演得太实，而要追求神似。“大家明知道是假的，但能被你演得陶醉其中——你笑他也笑，你哭他也哭。你演完了没事，观众却还在难受。这才是最高的艺术。”

他举了一个例子：《白蛇传》里有一个上船的动作，三个人，什么道具都没有，可呈现出来的感觉每次都掌声不断。很多人看了惊呼：“戏曲是这样吗？这么美吗？”

在白雪峰看来，不是年轻人不喜欢戏曲，而是你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。

此次河南豫剧院青年团在梁山演出能吸引如此多观众，核心就在于其剧目质量过硬。“此次演出均为经典传统剧目，演员们之所以能把这些剧目演‘活’，关键在于自身演技精湛。”菏泽市地方戏曲传承研究院一级演员冯霞表示。

那传统戏曲的出路在哪？

关效宇认为，关键在于调整剧目节奏。“观众能集中注意力的黄金时长仅有两个多小时，过去演出中间拉幕耗时过长，很容易让观众失去耐心。如今，我们对老戏进行深加工，再提升，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效果就好了很多。”

演出现场，吴素真指着戏台正下方的直播镜头说，剧团最初根本不懂得宣传，只想着把戏演好就够了。“后来发现这样不行，关注我们的人变少了，于是就尝试做直播，发短视频，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剧团还在坚持唱戏。”

所以想要推动传统戏曲发展，宣传也必不可少。冯霞分析：“部分传统戏曲虽也深受群众喜爱，但现场人气、场面规模却不及豫剧，归根结底在于宣传力度不足。”

如今，白雪峰正在排《孔雀东南飞》，前后投入三百多万元，换了四五个编剧，改了几十稿。“我们每一出戏出来，就是在寻知音。我们每次都在弹琴，寻找钟子期。”

这场山东乡村的演出，观众们给出了答案——知音一直都在，俞伯牙一定能等来钟子期。

编辑：马纯潇 组版：侯波

商河仁风&珍珠红西瓜
缤纷春夏 脆甜清爽
皮薄肉脆 生态种植
一黄一红尝鲜 **64.9元**
农超心意卡

春鲜羊角蜜甜瓜
蜜甜多汁 脆嫩升级
自然成熟 现摘现发
尝鲜好价 **36.9元/3-7个**
农超心意卡

无核干冬枣
自然成熟更甘甜
煮粥泡茶皆美味
60元/袋(500g)
农超心意卡

无抗无色素鲜鸡蛋
蛋黄沙糯香软 不水洗不打蜡
安心健康价 **59.9元/一箱**
农超心意卡